



宗澤敗金人于衛州澤計敵衆十倍今一戰而却勢
必復來使其鐵騎夜襲吾軍則危矣乃暮徙其營
金人果夜至見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
皇明先是吳傑等引軍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
庸敗乃退回真定上語諸將曰吳傑等若櫻城固
守則爲上策若軍出卽歸避我不戰則爲中策若
來求戰則爲下策也令其必出下策破之必矣諸
將曰彼聞庸已敗必不敢出上曰不然吳傑平安
擁衆十萬不得與庸合者以我軍居中隔離其勢
今逗留不出有曠期失律老師費財之責然彼雖

外示安庸合其實忌庸先成功耳庸戰敗彼之所
幸蓋欲獨專其美以圖僥倖之功此其有必出者
後果然

張輔征交趾謂將佐曰黎城聞大軍來不敢敵故潛
遁他所以覘我動靜我若回軍交州留兵於鹹水
關兩岸留戰船守備彼必出悶海口以襲我我俟
其出水陸并擊之賊必成擒

山中狐兔野獸奔走出林及衆禽飛鳴喧噪者必有
賊衆來也宜備之

料敵必退

左傳師曠曰齊師其遁鳥鳥之聲樂鳥鳥得空營故

邢伯告中行伯曰齊師其遁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
相見故鳴

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

春秋時晉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先與郭榮扣
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

楚子元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謀
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秦伐晉晉大夫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

遁矣薄諸河必敗之

蜀劉備遣吳蘭屯下邳曹操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賊實斷道當伏兵潛行今反張虛聲此其不能也宜及未集從擊蘭蘭破則飛必走乃破蘭飛果走

魏帝問張郃曰遲將軍到諸葛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懸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

諸葛亮卒燒營而遁司馬懿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食甚衆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尚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食今皆弃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

司馬昭料姜維曰若實向狄道豈肯宣露令外人知今揚聲言出此欲歸也

宋崔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

後唐莊宗告周德威欲與梁軍戰德威曰彼遠來旣速必不齎糧縱齎亦不暇食不及午人馬饑渴必退退而擊之必勝至未申時梁軍塵起引退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兵大潰

後晉石敬瑭討孟知祥糧乏北歸軍前以告知祥知

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柰何季良曰不過
綿州必遁知祥問故曰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
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金或謂張通古曰宋人先退詐也今聞將襲我通古
曰宣言來者正所以走耳覘之果然宗弼兀木拊
髀笑曰誰謂書生不能曉兵事哉

方兀木棄汴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且
退矣兀木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五十萬京城日
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
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乎

兀木悟遂留

皇明成祖語諸將曰盛庸守德州仰給運餉若抄其
糧餉彼必乏食不得已而出必虛聲以爲躡我後
其實欲向南就食耳覘伺其出師回師擊之蔑不
破矣

何福等敗走入營塞壁堅守是夜謀爲遁計成祖語
衆曰敵塞門何也衆曰固守以待援也上曰不然
賊欲鑿壁多危突門夜墜之而出衝劫我營而遁
須慎防之

寧夏報被圍文皇曰當遣何處兵往救楊榮曰不須

救臣奉使至彼城堅人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
必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鄰近諸城堡隄備可矣
不必遣兵重爲煩擾也夜半報至圍解上喜曰何
料之審也

料敵必勝

孫子曰故知勝有五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
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尉繚子曰兵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陣而
勝者將勝也

唐李靖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審
敵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
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

提綱曰主將用兵求勝必先恩信素著法令素行士
卒素練賞罰素明兵器素具如此則可戰矣

料敵必敗

孫子曰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
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夫兵之敗
道有六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
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

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春秋吳夫槩王臣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

列傳王孫滿觀秦師襲鄭言于王曰秦師必譎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陷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譎是道廢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淆獲其三帥

伍參莊王圍鄭晉師救之王欲還參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昔入陳今入鄭不爲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以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三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

晉將伐鄭鄭使告于楚姚句耳往楚發兵救鄭姚句

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可敗

漢高謂酈食其往說魏王豹不聽問大將對曰栢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對曰馮敬曰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遂克之

魏曹操攻呂布不下士卒疲欲還荀攸曰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宜急擊遂擒布

宋攸之事起紀僧真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衆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初攸之作亂齊高帝謂江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強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

前趙劉曜敗石勒將于高壩勒大怒召徐光曰劉曜乘高壩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程遐等不欲吾親

行卿以爲何如光以爲然擒曜狗于軍

唐文宗時刁志沼叛詔李聽討之上憂無功對曰以聽軍勢不十日必破賊破止旬日又度李錡必反李吉甫曰錡庸材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闔志討之必克帝意決

宋韓琦曰今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將官粗勇寡謀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屯于堅城之下糧道不繼腹背受敵雖曹彬米信名德宿將猶以此致岐溝之敗也

李道傳聞吳曦反遺書安撫使楊輔論賊必敗曰彼素非雄才犯順者亂人心離怨因人心而用之可坐而縛也誠決此舉不惟內變可定抑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覲正使不捷亦無媿千古矣

皇明太祖諭徐達曰夫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猥復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但秣馬厲兵俟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

成祖召報者問李景隆軍中事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紀綱不整上下異心死生離志一也今北地早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

雪手足皸瘃甚者墜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草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知信不足氣盈而復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

初巡撫南直隸都御史李充嗣聞江西變未得實奏曰待勘報的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瓊卽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曰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王守仁自南贛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金中之魚安能爲乎更宜遣大將將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度彼已

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又曰善戰者必先審于己天時順地利便士卒習服器用堅利上下同心三軍齊力然後可以戰矣又曰欲戰必度量彼我將士孰優兵衆孰強器械孰具天時孰得地利孰便以此校之而知彼我勝負之情

魏鄧艾曰洮西之賊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于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

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甲兵犀利我將
易兵新器械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運勞逸
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
一我分爲四四也彼南安隴西因食羨穀若趣祁
山熟麥千頃爲之懸餌五也賊有點數其來必矣
任忠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

後魏李苗曰宜商度東西戍防輕重之要計量疆場
險易安危之理探測南人窺覷攻守之情籌籌卒
乘器械征討之備然後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
至難攻其至易若捨舟楫卽平原歛後疎前則江

淮之所短若俱去其短各恃其長則東南未見可
滅之機而淮沔方有相持之勢且夫滿溢相傾陰
陽恒理盛衰迭襲五德常運今以至強攻至弱必
見吞併之理故明王聖主皆欲及時立功爲萬世
之業去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避難兵
家以之恒勝又上書曰臣聞食少兵精利於速戰
糧多卒衆事宜持久

宋范育言王師與夏人三大戰而三北今再舉亦然
豈中國之大不足以支夏人數郡乎由不察彼已
妄舉而驟用之爾

皇明王守仁曰今我兵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爲不可勝者既在于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匱我勝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怯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可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橫擊是乃制勝于萬全立于不敗之地而坐致敵之敗者也

審用兵先後

春秋楚伐隨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馬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師敗

漢先零罕开二種解仇合黨爲寇趙充國討之上書曰先零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羗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惠于罕羗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宋文欲犯河南索河南地太武大笑告公卿曰龜鱉
小豎自救不暇何能爲也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
蠕便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上策也吾行決矣
世祖親征蓋吳崔浩從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
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
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
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
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
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
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彼南道則蓋
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
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剋帝悔之

後周泉仲遵周文令率鄉兵隨楊忠討梁柳仲禮梁
桓和守隋郡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和不
攻自服仲遵曰若弃和深入仲禮未卽就擒則首
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已出乃先
登城遂陷擒和從擊仲禮又獲之

隋楊玄感反攻洛陽來護兒召下議旋軍討逆下以
無勅不宜擅還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
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卽日回軍遣子奏聞

帝悅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

唐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傑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倚其後猶豫未決裴寂說曰今通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秦王曰不然兵尚權利於速今乘機渡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盜處處屯結疑力相挾易以招懷而有之衆附兵強何向不克通自守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留兵圍蒲遣王入關

李晟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閘之隘若設伏格戰居人置清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苑中今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不暇諸將曰善

宋孟宗政時知棗陽憚于供億使人問於趙范曰金人在鄆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鄆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鄆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搗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寇在鄆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

遼上將伐渤海耶律鐸臻諫曰先事渤海則西夏必

兵機集卷之四
躡吾後請先西討庶無後顧憂從之

金宗望追及遼主遂短兵接遼兵圍之數重士皆殊死戰遼主謂宗望兵少必敗遂與嬪御自高阜下平地觀戰余睹示諸將曰此遼主麾蓋也若猝而薄之可以得志騎兵馳赴之遼主望見大驚卽遁去遼兵遂潰

內族襄以破廣吉刺則阻鞬無東顧憂不若留以牽其勢宗浩曰以堂堂之勢不能掃滅小部顧欲借彼爲捍乎臣請先破廣吉刺後滅阻鞬從之又曰契丹多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晚海陵不悅

皇明張吉爲廣西副使兵備府江以江東賊悍先併力於東西賊聞之自戢

審攻取先後

漢昭烈伐孫權趙雲曰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斃子不篡盜當因衆心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帝不聽

東晉王敦反寇石頭城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可易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禮少

恩兵不爲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
城門納弘晉師大敗

蜀譙縱使刺史侯輝屯彭模夾水爲城宋將朱齡石
至衆以水北城陷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
不然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攻
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南城卽時潰散

沈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勸攻郢
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所拔若不時
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則
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後敗

北魏道武圍中山曰量慕容寶不能出戰必憑城自
守急攻則傷士久守則廢糧不如先平鄴信都
後周時河中李守貞未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竝據
城叛周祖出征道出華州時議多以先討景崇思
綰爲便周祖意未決扈彥珂曰三叛連衡推守貞
爲主先擊河中守貞先敗則思綰景崇可傳聲而
破矣今舍近圖遠若景崇思綰逆戰於前守貞兵
其後腹背受敵爲之柰何周祖從其言

賀拔岳欲討曹泥宇文泰曰曹泥孤城阻遠不足憂
侯莫陳悅衆近貪而無信必爲患宜先圖岳不聽

與悅俱討泥果爲悅害

崔社客反於海岱諸城各自固保障李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諸郡可傳檄而定衆尚疑渾决行果擒社客海隅清平

宇文弼進策於周武帝曰齊建國累葉雖無道藩屏尚多今用兵須擇地河陽衝要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彼汾之曲成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不然無功

韋孝寬討尉遲迴次懷縣衆請擊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其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于武陟因大破迴子焯迫窮迫自殺

文州蠻冉令賢結涪陽蠻爲援固守水邏城衆欲先取水邏然後經略江南陸騰曰彼內恃水邏金湯之險外托涪陽輔車之援糧充器新以我懸軍攻其嚴壘脫一戰不克更鉏其氣不如屯軍湯口先取江南剪其毛羽然後遊軍水邏此制勝計也衆然之

唐時公祐據舟陽反遣馮惠亮以舟師二萬屯當塗

陳正通步騎二萬屯青林自梁山連鎖以斷江道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爲犄角諸將議曰彼勁兵連柵將不戰疲老我師若直取丹陽空其巢窟惠亮等降李靖曰不然三軍雖精而公柘所自將亦銳卒也旣保石頭則牢未可拔我留不得志退有所忌腹背蒙患非百全計若出不意挑攻其城必破之惠亮拔公柘禽矣孝恭聽之

宗室李孝逸爲大總管南討至淮徐敬業僞將韋超據都梁山拒孝逸議曰賊負山攻則士無所用力騎不得騁寇救死傷夷必衆不如偏旅綴之全軍趨揚州勢不數日可破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據險然兵少若置敵不擊無以示威披衆以守則戰有闕捨之則有後憂不如擊之若克超淮陰自震淮陰破楚諸縣開門候官軍矣孝逸從之

後唐李嗣源擒王彥章彥章雖敗而段凝屯河上帝未知所向下多言乘勝取青齊嗣源曰彥章敗凝未知卽聞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宿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郭崇韜亦勸入汴帝然之遣

嗣源以千騎先至汴王璿降帝後至見嗣源大喜
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宋太祖欲下太原趙普曰太原當西北三邊使一舉
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
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
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韓世忠上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于江南蓋欲荼毒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因得休兵觀釁陛下假
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
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奔汴而走河

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
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
元劉整取江南二策一取蜀蜀平江南可定二清日
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
皇明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蘇
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劉基曰張自守虜耳陳居上
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滅取張如囊中物耳
諸將欲竟薄都城上曰鎮江爲咽喉之地若城守不
下往來非便譬之人患疥癬雖不致傷生終亦爲
梗先取鎮江斷其右臂則彼勢危矣

太祖曰先取友諒後取士誠二寇除兵力有餘鼓行
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盪平羣寇始取元都若
等又欲趨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朕所以命
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旣震幽薊自傾
且朕親駐大梁潼關之兵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
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
走隴蜀并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
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張李二人望絕
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力拒朕師向使若等
未下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
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
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巴蜀恃其險遠特餘事
耳若等可以解甲胃之勞矣達等頓首謝

徐達至鳳翔會諸將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
不如李思齊慶陽易于臨洮欲先取慶陽然後攻
臨洮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
之地西通蕃夷北界河湟得之其人足以備戰鬪
其地產足以供軍儲今以大軍蹙之思齊不西走
胡束手就降矣臨洮旣克傍郡自下諸將然之

思道弟良臣
守慶陽俱降

郭英從潁川侯傅友德征雲南分道進討道多險隘
諸將欲深入英曰破敵貴先聲攻取必自近始舍
近趨遠豈策之上耶遂先攻赤水河

成祖會衆圖所向或欲先取鳳陽趨滁和渡江或欲
先取淮安自高郵達真揚渡江可無後顧之虞上
曰不然鳳陽城堅守固非攻不下恐驚陵寢淮安
城堅粟富兵尚多攻不下曠日挫銳援兵旣集非
我之利今乘勝趨真揚兩城軍弱可招而下得真
揚則淮安鳳陽人心自懈我耀兵江山聚舟渡江
京師震駭必有內變此時索奸惡誰能固匿之

審強弱

荀子曰觀國之強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禮則兵弱
下不愛民則兵弱已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
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

淮南子曰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
而工又曰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
政下叛其上則兵弱矣

唐太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
觀其陣卽知強弱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常以吾弱
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

十步吾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必突過其陣自背
返擊之無不潰歟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徐敬業反魏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咸請先擊下
阿下阿敗淮陰自破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
阿利在一決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業博徒不知
戰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敬業畏直擣江都
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必破譬
之逐獸弱者先擒今捨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彊
非計也如計平之

余端禮曰敵弱者先聲後實以龍言其氣敵強者先實
後聲以俟其機

示強

春秋時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糜人率百濮將
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員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不如伐庸夫糜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
我也我若出師必惧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
誰暇謀人

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
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陣之使乘車者左實右
偽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兵機集
卷之四
脫歸

後漢廉范爲雲中太守匈奴大入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

後漢越人謀叛從蜀臧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營宮陳兵大會擊牛醢酒饗賜慰納之越人由是遂安叛羗乃率衆數千遮虞詡於陳倉嶺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羗聞之乃分抄傍

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行兼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羗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又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蜀諸葛亮屯陽平懿至亮意氣自若令臥旗偃息不

得輒出卷幔開四門掃地却飲酒懿疑有伏引軍
北趣山

吳孫權遣陸遜討棧棧支黨歿而勁兵少遜乃益施
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
宋檀道濟唱籌量沙北魏不復進以降者妄斬以徇
齊高帝道成父承之虜大集承之使開門衆曰賊衆
我寡何輕敵之甚荅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
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覓疆待之耳虜疑有伏
引去

北魏時司馬子如因爾朱世隆爲榮誅便欲還北子
如曰事貴應機兵不厭詐天下恟恟惟疆是視干
此際會不可以弱示人若欲走北卽恐變故隨起
不如分兵守河橋廻軍向京出其不意或可離潰
假不如此猶足示有餘力

梁岳陽王蕭詧雖稱藩尚有二心周楊忠自樊城觀
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登樓望之以爲
三萬也惧而服焉

虜勇侯景知西魏救兵將至集議勇請進觀形勢率
百騎各櫬一馬至大醜山知將李景和將至勇乃
匆置幡旗于樹頭分騎爲數十隊鳴角直前斬王

征蠻擒程華而還

楊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間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喬鍾葵軍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後唐史建瑋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溫自將來晉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建瑋分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日將其一約各取梁芻攻

者十人會下博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明日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兵且至溫夜拔營去

晉王存勗知梁軍先據土山率衆先登奪之諸軍繼進梁軍大敗時元城令吳瓊等各部役徒萬人於中山曳柴揚塵鼓譟助其勢梁軍不之測自相騰籍棄甲如山積

契丹於幽州列陣待之李存勗令步兵陣于後戒勿先動令羸兵曳柴然火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入陣存勗乃趨後陣起而乘之契丹大敗

宋太祖時武庫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顧琛曰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荅有十萬人仗

吳喜因力少不敵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一時奔散

荆嗣從田重進譚廷美嗣請廷美移全軍就平川植旗立隊別擇三二百人張白旗于道側彼遼軍見旗幟綿亘遠甚謂大軍繼至嗣自以所部五百疾驅往鬪

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

金斜卯阿里李眾救遼人攻城兵少乃令軍士裂衣多為旗幟出山谷間遼兵望見遁去

成祖與賊戰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矢皆盡乃奮以劍左右擊鋒缺折藉鞞引退賊追限以二堤上見賊馳馬越隄逆之伴以鞭後招賊疑有伏不敢追

兵機策卷之四
奇法若敵衆我寡敵強我弱須效設旌旗倍增火竈示強于敵使彼莫能測我衆寡強弱之魏則敵必不輕與我戰我可速去則全軍遠害

示弱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使地形勢又強則如之何對曰當示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

魏與趙攻韓韓求救于齊孫臏謂田忌曰使齊軍入魏地減竈

漢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章來皆言易擊帝使劉敬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齒老弱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後漢末孫策攻陳登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肅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抄其後賊周章方結陣大敗之

梁韋叡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

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敵曰不然
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
復邵陽之耻聞敵至乃退

北魏時蠕蠕遁走曹穆曰夷狄獸心惟利是視見敵
便走乘虛復出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
其破膽終恐疲于奔命乃簡精騎伏于山谷使羸
劣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弱俄而
兢至穆伏兵奔擊大破之

侯安都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闕
下安都閉門示弱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
董純討彭城賊張大彪等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
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
破之

周尉遲迴拒命楊堅遣于仲文與迴將檀讓戰仲文
以羸師出戰僞北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
唐藩鎮王師範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
厚攻之師範以兵迫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間遣
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于鳳翔今糧且絕當還
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
戰師魯兵怯師厚追擊大敗之

突厥酋長執失思力薛延陀寇河南思力示羸不與
确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躡六百里

南詔異牟尋欲襲吐蕃時吐蕃與回鶻戰調南詔萬人
尋陽示寡弱以三千人行許之卽自將數萬踵
後晝夜行大破吐蕃

吳揚行密客袁襲勸行密速趨曷山堅壁以需宣人
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擒

龐師古壁清口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之則
葛從周不擊而潰揚行密出車西門由北門去以
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不進使將羸兵千人

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碁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
持汴旗幟入師古壘舞槊而馳汴軍大囂卽斬師

古

奇法若我衆強可僞示怯弱以誘之敵必輕來與我
戰吾以銳卒擊之其軍必敗法曰能而示之不能
李牧在鴈門匈奴謂牧爲怯是也

審堅瑕

楚子伐隋隋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
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
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隋師敗績

管子曰故凡用兵者攻堅則軻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瑕其瑕者

唐太宗每戰視敵強其左吾亦強吾左弱其右吾亦弱其右使弱常遇強強常遇弱後之庸將不能處其強弱以敗而又曰吾兵有老弱雜其間非舉軍精銳以故不能勝

李光弼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曰爲我以麾下破之曰廷玉所將步卒請騎五百與之三百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辭曰番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二百乃出賜馬四十

分給廷玉等

金太祖曰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

審衆寡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已

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柰何吳起曰避之于易
邀之于阨故曰以一擊十莫善于阨以十擊百莫
善于險以千擊萬莫善于阻今有少卒卒起擊金
鳴鼓于阨路雖有大衆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
平用少者務隘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爲之柰
何吳起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衆
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後秦姚泓欲先平沈田子田子所領義數百順陽大
守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
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
兩立若使賊圍旣固人情喪沮事使去矣及其未
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
領鼓而進

前趙劉曜遣劉胤西伐張駿駿遣辛巖韓瑛東拒胤
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
士衆咸奮

皇明成祖曰宋忠擁兵未至可先擊之諸將曰彼衆
我寡難以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上曰

非爾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力論彼雖新集其心
不一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
賊衆我寡須避易就險或乘陰霾昏夜及潛伏林莽
設爲疑兵隨形應變擊之勝

審難易

唐韓愈曰臣愚以爲淮西三小州之城吳元濟又甚
庸愚而陛下以聖明英武之姿用四海九州之力
除此小寇難易可知泰山壓卵未足爲喻

陸贄曰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
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求
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
觀釁而後動者也

宋范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
諸公謂今日難于前日安知異日不難于今日乎
王居正曰昔人有云君以爲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
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爲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
日驕何耶蓋昔人于難者勉強爲之今以爲難不
復有所爲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

岳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
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

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

奇法凡攻戰之法從易者始敵若屯備數處必有強弱衆寡我可遠其強而攻其弱避其衆而擊其寡則無不勝法曰善戰者勝于易勝者也後周武帝伐齊宇文弼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彼汾之曲城小山平攻之易拔武帝不納終無成功

審虛實

淮南子曰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怨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實則閉虛則走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騎溢縱欲拒諫喜諛驍悍遂不可正喻大臣怨對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

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
善兵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
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避
實就虛若驅群羊

奇法凡與敵戰若我勢虛當偽示以實形使敵莫能
測其虛實所在必不敢輕與我戰則可以全師保
軍法曰敵不敢與我戰者垂其所之也又曰若敵
人勢實我當嚴兵以備之則敵人必不輕動法曰
實而備之兵法避實擊虛

審長短

漢晁錯言于文帝曰戎狄枝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
出入溪澗而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
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枝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
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
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
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及也下馬地
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
中國之長枝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枝三中國之

長技五

陳毛喜曰周氏始吞齊國難于爭鋒豈以敝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楫之二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招賢順時而動長久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於周

唐陳子昂曰審智愚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耻之道也

陸贄曰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鈔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暫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堠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寇小至則彰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歛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

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效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舍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而以鑄授寇者也又曰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其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安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歛馬而猶便馳突輕生而不耻敗亡此夷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鬼乘角力爭馳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較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于無成

宋吳璘著兵法三篇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

胡松年曰不攻敵技之所長

李植曰避敵所長擊其所短

皇明丘氏曰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而各有所長用兵者知長短之所在以其所長乘其所短掩吾

所短而避其所長則可以取勝而不敗矣



